

反對黨的行為應有起碼底線

□朱國斌

當今香港社會需要的是有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反對黨。反對黨的行動應該有一個起碼的底線。即使有黨員從心底不認同「一國兩制」，即使部分黨員堅持認為高度自治程度還不夠，但是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行為將會受到法律制裁的。



法政經緯

香港社會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這裡，市民有權以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享有充分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香港擁有一個法治政府，政府官員處於監督之下；司法獨立，法院依法斷案，不受外界干預；還有，市民推崇法治理念，遵紀守法，展示了一個國際都市的風範。然而，由於殖民地歷史的原因和相對短暫的回歸經驗，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發展日見畸形或變異。

不能總是「為反對而反對」

以政治反對黨為例，它們存在的價值似乎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從一如既往的「逢中必反」，到今日的「逢梁（振英）必反」，我們見不到他們提出一些積極理性、切實可行並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必須指出，我們的社會需要有政治上的反對黨和來自民間的反對聲音，以提醒、監督政府施政，改進管治以達致善治（good governance），促進社會發展進步，提升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質素。衆所周知，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政治反對黨或反對派不可或缺。反對黨（Opposition Party）是多

黨制政治體制中與執政黨在政治舞台上打擂台的政黨組織，其主要功能就在於批評與監督執政黨的所作所為；與此同時，也為其有朝一日在選舉中擊敗對手從而上台執政打下基礎。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反對黨的反對聲音能令到政府從更多角度考慮政策走向和取捨。有意思的是，儘管執政黨和在野黨平時打得不可開交，關鍵的時候也可能會合作，如最近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走向談判桌達成解決「財政懸崖」共識。選舉時，黨派之爭你死我活；涉及到國家根本利益時，國家利益凌駕黨派利益，黨派之爭門而不破。

反對黨不應該是革命黨

在多黨制的國家，主要的反對黨一般就是最大的在野黨，如法國的人民運動聯盟（UMP）。在兩黨制的國家如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輪流執政。不恰當地以香港為例，香港的在野黨就是民主黨、公民黨和社民連。問題是，由於香港政黨制度還未完全成型，甚至幼稚，這些小黨派組織分散、理念不聚焦、黨派利益相互勾連、選舉過程相互爭鬥，因而不足以撼動政府黨（或曰建制派，即民建聯；嚴格地說，自由黨只能算是外圍力量）。反對黨不同於革命黨，儘管二者都以上台執政為政治訴求。區別在於，革命黨之存在目的就在於改朝換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必要時以破壞和砸爛現行

制度為手段，然後再重造一個新社會。在一定的歷史時刻，革命是必要的，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但是，革命帶來的破壞之慘烈程度是普通人想像不到的。香港順利回歸祖國，告別了革命，現在也不具備革命的需要和條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崇拜革命者哲·古華拉在香港也不會有市場的。在野黨如果理智應該會看到這點，「革命」是不可能的，還是做好批評、監督政府、促進善治的本職為好。

關鍵要提出建設性意見

政黨不同於一般社團，就在於他們有政治理念和目標，政治領袖為理念而生存和奮鬥。而香港的反對黨除了在「雙普選」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之外，我們看不到旗幟鮮明的政綱、明晰的行動綱領和有號召力的動員方案。我們可以從屏幕上看到議事堂內的那些「嬉皮笑臉的反對派」，但是「不難看出（他們）背後肯定沒有什麼理念支撐」（阮紀宏的近期觀察）。最近幾年，香港社會問題出現，導致民粹主義抬頭，聲勢浩大，行動囂張。特別是，一些年輕人踴躍加入運動行列，這令人不得不擔憂。議會外的民粹主義與議會內的個別政黨、一些政治人物與個別傳媒的煽動有直接因果關係。議會內外協同作業，政治勢力不可小覷。由於在野的政黨看不到政治上執政的未來，焦慮鬱悶油然而生，自然提不出也不會提出長期的、具有建設性的政綱政見，唯有製造新聞博取眼球以

顯示自己的存在價值。這可以理解，但不可取。第一，大千世界，利益分化，肯定有反對意見，這些聲音要透過反對黨從制度內（如在立法會和遊行示威中）表達出來；第二，長期的、過度的嘩眾取寵將消費掉「沉默的大多數」的忍耐力並引起他們由衷的反感，這並不利於反對黨的生存與發展；第三，能夠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意見與建議才是反對黨在制度內發展上升的關鍵，市民也會擇善而從，從而形成對政府和執政黨的壓力。

我同意阮紀宏的評論：「香港再也經不起折騰，必須立足於現有的條件去謀發展。大是大非問題，值得議員辯論一番，看看背後的理據如何，讓選民作為日後投票根據。但辯論有了結果以後，大家就要尊重決定。」議會是民主的舞台，也可以是吵鬧的合適場所，議員們應該遵循民主程序和遊戲規則。其實，在野黨議員動輒批評政府「輸打贏要」，他們何嘗不是？說到梁國雄，阮的評論很尖銳但恰當：「正如他（梁國雄）在議會上拉布，宣讀反覆100次雷明的提問時，笑口盈盈，叫人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這是什麼理性的反對」。他最後說：「嬉皮笑臉的政治表演，無論如何是令人噁心的」。的確，無休止的「拉布」無異於邯鄲學步，無論如何也體現不了民主的精髓。

應該有一個起碼的底線

有理由擔心，過度地放縱反對言行有可能導致政治上的極端主義理念和行為的出現。如陳雲最近推出的「香港城邦論」，一些民衆懷念港英政府的皇民心態，網上出現的「香港自治運動」，以及個別「港獨」言論。當然，表達自由是受到基本法和人權法充分保障的，只要表達尚停留在言論的層次，而未上升到暴力行動。回歸來的一系列法庭判決就是明證。然而，反對黨的行動也應該有一個起碼的底線。即使有黨員從心底不認同「一國兩制」，即使部分黨員堅持認為高度自治程度還不夠，但是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行為將會受到制裁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央政府對在野黨的言行保持持續的關注（這種關注有它的正當性），和中央政府仍然認為特區政府有義務落實基本法第23條關於國家安全的規定。總之，當今香港社會需要的是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反對黨。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鯤鵬」承載中國大飛機夢

神州點面

我國自主研發、命名為「鯤鵬」的運20大型運輸機日前首飛成功，標誌着我國成為繼美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後第四個能夠研製200噸級大型軍用運輸機的國家，這是中國國防工業進步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此前，2009年9月，國產大客機C919外形樣機在香港舉行的亞洲國際航空展上正式亮相，第二年11月，在珠海航展上拿到100架訂單。

價值堪比載人航天

「鯤鵬」翱翔，又一次展示了中國大飛機的風采，也承載着幾代中國人的大飛機夢想。曾幾何時，外國人譏笑我們，「你們要製造大飛機需要工業化100年」，對於底子薄實力差的中國航空工業來說，這個夢想是那麼遙遠，如今這個夢想已經變為現實，真讓人喜極而泣。

所謂大飛機，是指起飛總重量超過100噸的運輸類飛機，包括軍用和民用大型運輸機。大飛機是一個國家的名片，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臉面。全世界只有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才擁有完整的航空工業。如果僅僅是按照市場邏輯，英國和法國就沒有必要擁有航空工業。但這是臉面，你要坐穩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把交椅，航空工業是一個必要條件。其政治意義顯而易見。

當「波音」和「空巴」在中國上空滿天飛的時候，每一個有民族自尊的中國人，心裡總是酸溜溜的。大飛機代表着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制高點。大飛機是航空工業的王冠，其價值不亞於「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

相對於翱翔太空的神舟、「嫦娥」，「鯤鵬」雖然是個遲到者——我國航空事業明顯落後於航天事業。1980年9月26日，一架大型噴氣客機在上海大場機場騰空而起，直刺藍天。這就是「運10」——中國第一架自主設計的客機，也是中國歷史上造出的最大飛機。首飛成功了！機場上空響起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成千上萬的人相互擁抱，熱淚盈眶，歡呼雀躍。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首飛成功的「運10」又停飛了，就像一個棄兒一樣悲涼地棲息在機庫裡「向隅而泣」，似乎在訴說自己的屈辱和不幸。一個足以改變我國航空工業的劃時代的機型就此夭折。

大飛機是中國幾代人的夢想，是中國幾代人的呼喚。千呼萬喚，2007年的春天，一個消息好似驚雷，令蟄伏的中國大飛機項目蘇醒了。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傳出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中國將在「十一五」期間啓動大型飛機研製項目，此前大型飛機也首次被列入《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重大專項」。中國的大飛機項目在擱置了22年之後又「重見天日」。

從運10夭折到現在，一晃32年過去了，歷史繞了一個蒼涼的大彎，如今運20首飛成功，躋身全球十大運力最強運輸機之列，這是堪比神舟和蛟龍的偉大成就，意味着中國航空工業一個里程碑的樹立。

中國航空事業的終極目標是在大飛機項目上與美國等先進國家平分秋色。中國在有了「兩彈一星」，有了神舟飛船，有了核潛艇，有了「中國芯」，有了「嫦娥」之後，大飛機又上天了。

從軍事角度講，大飛機延伸了中國空軍運送軍力的里程，讓中國軍力的戰略投送能力得到實的飛躍，通過運20飛機的強大性能可以執行更多的軍事任務。「中國的利益在那裡，中國的軍隊就要在那裡」，將不再是一句口號，運20讓中國維護自身國家戰略利益和海外資產的能力得到了充分保障。

商機高達數萬億元

從經濟角度來說，運20對着陸的跑道要求不太高，一般泥路都可以着陸。大飛機可以及時運送重型機械裝備，應對搶險救災、人道主義援助等緊急情況，具有重要意義。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和2011年利比亞撤僑行動中，大飛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再從商業角度來說，航空工業是一個戰略性行業，波音、C-17所代表的航空製造業已經是美國的支柱產業之一，大飛機是促進內需的一大增長點。無論是軍用或者民用，我國目前還依賴外國大飛機搞運輸，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特別不能指望由國外的運輸機充當未來中國軍隊戰略空運力量的主力。如果大飛機國產化，這是一個數萬億元的巨大的市場蛋糕，令人羨慕。

C919尚在試驗製造階段，而運20已一飛沖天，在當前全球炫耀軍事實力的背景下，尤為重要，至少說，中國在全球軍備競賽中又增加了一個籌碼。

將奶粉列作儲備商品

□文兆基

港事港心

鑒於香港部分地區近日出現熱門奶粉缺貨的現象，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在出席行政會議前，特別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十分關注嬰兒奶粉缺貨情況，並重申要優先照顧港人需要。

此前，有意見認為，香港近日出現的奶粉荒問題，乃是由於政府打擊水貨活動不力所致，因而有議員提出收緊內地個人遊，取消「一簽多行」。然而，大家只要細心一想，便知道這個建議非但不能有效打擊水貨客，解決問題，而且治標不治本，完全不切實際。

首先，「一簽多行」的本意，主要是方便來

港從事經貿活動的內地人，其次是吸引更多內地遊客來港觀光。現在，本港旅遊業的主要收益七成以上來自內地自由行。如因有內地客從事水貨活動，便取消「一簽多行」，為正常來港經商和旅行的內地人造成不便。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對他們又是否公平？

「一簽多行」不可取消

其次，現在香港出現的奶粉荒問題，除了有內地客參與水貨活動外，部分港人亦有參與。取消「一簽多行」，雖然理論上可增加內地客從事水貨活動的困難，但由於本港現存沒有相關法例限制奶粉出境，實際上是不能阻截港人從事水貨

▶日前，香港特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當局會密切監察奶粉供應情況，並透過各種途徑，採納信息，確保供應充足。圖為顧客在香港超市選購奶粉。



民進黨反「中國因素」害台灣

□林修祺

台灣動向



民進黨發動的「火大遊行」，其中一項訴求是所謂「反媒體壟斷」。台灣已進入多元化的新媒體時代，單一媒體壟斷市場已不可能，所謂「反媒體壟斷」根本上就是假命題，民進黨用意是以「反媒體壟斷」為名，肆行「反中國因素」之實。

從去年七、八月以來，有部分綠營團體、媒體和學者，刻意誤導和煽動學生走上街頭，打着「反兼併」、「反媒體壟斷」、「反媒體怪獸」的旗號，進行「反中國因素」運動，幕後的操縱者就是「台灣基本教義派」，後來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為爭取「獨派」支持也擦落去，直至他把這個運動的口號作為「火大遊行」的訴求，整個民進黨都跟着去趟「反中」渾水了。

從「反旺中」到「反中」運動

這次運動先從「反旺中」開始，反對的「理由」就是，台灣首富蔡衍明4年前併購了《中國時報》集團的媒體，形成「媒體壟斷」；去年又傳出蔡衍明夥同4位台商要併購台灣《蘋果日報》、《壹周刊》及電視台，「破壞了新聞媒體的多元化和新聞自由」。後來學者撰文指出，「反媒體壟斷，不只是反媒體壟斷」，而更重要的是，「反對中國因素介入台灣媒體」，「蔡衍明背後龐大的經濟利益，多半來自於中國，自然使人再次連結蔡衍明的『中華』是否使得被購買後的媒體，在新聞報道上轉為偏向中國的立場」。因此，

「反旺中」就升級為泛政治化的「反中國因素」運動，「獨派」甚至上綱上線為「統獨之爭」、關乎台灣的「國家安全」，從而成為一場新的「逢中必反」、妖魔化中國的「反中」運動。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智坤宣稱：「中國因素致使台灣經濟衰退、民生困苦；中國因素致使台灣主權流失、民主倒退；中國因素致使媒體壟斷、言論受箝制；中國因素致使台灣迷失、在國際市場上邊緣化。」換言之，就是「中國因素」一無是處，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國際方面全都是「禍台殃民」。所以，洪智坤呼籲民進黨和綠營，以「反中國因素戰」推動「罷免行動」，把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即所謂「引入中國因素」）的馬英九「總統」和國民黨立委罷免。

民進黨「三火大遊行」剛結束，民進黨「獨派」重量級人物游錫堃、姚嘉文等人就宣布籌組「反一中連線」，定於1月底召開籌備大會，與主張「憲法一中」的謝長廷打對台，以鞏固「逢中必反」的「獨派」勢力。由此可見，這場「反中國因素」即「反中」運動，就綠營內部來說，就是「基本教義派」對於民進黨內改革派醞釀兩岸政策大轉型（包括謝長廷去年10月初的登陸「調酒會」）的一場大反彈；從兩岸關係來看，就是人還在心不死的「台獨」勢力，為對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趨勢而掀起的一股反動逆流。

這股「反中」逆流也體現在釣魚島主權之爭的問題上。近期中日在釣魚島海空域對峙的局勢不斷升級之際，台灣的親反中派亦甚囂塵上，他們強調「台日關係優先」，要利用中日矛盾，創造對台灣有益的時機，其「漁人得利」的想頭，未免太天真了。

曾在扁政府擔任過「國安會諮詢委員」的林正義，最近就釣魚島主權爭端問題接受《自由時報》專訪，他強調：「對台灣來講，我們真正要

去關心的應該包括我們與日本的關係，我們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這與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完全是不同性質。」「中國絕對不是真正的朋友，除非它宣布放棄對台使用武力」。這種觀點不僅是綠營的主流觀點，而且也影響到馬政府的因應對策。

欲利用中日矛盾漁利

林正義指出，「自去年9月之後，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發言空間相對就退位了，真正的主角變成日本與中國」。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上為什麼被邊緣化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反中」思維作祟下，拒絕與中國大陸合作、共同維護屬於中華民族共同國土的釣魚島之主權。最近越南也曠兵林馬，企圖侵佔由台灣守護的太平島，如果台灣的實力不足以保衛太平島，又拒絕與大陸合作維權，就是對中華民族共同國土不負責任的表現；若以為台灣失守太平島，中國大陸出兵收復後會再交給台灣守衛和管治，則未免太天真了。

台灣那些凡是「中國因素」都反對的人，可知否其口口聲聲強調的「台灣主體」，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上都有太多中國因素，無論如何是反不掉的，李登輝、陳水扁做不到的事，「台獨」的殘渣餘孽更做不到。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要台灣「反中國因素」更加荒謬。中國大陸經濟迅速崛起，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連超級大國都不敢輕言「反中國因素」，更何况是台灣？須知台灣的對外貿易，大陸市場已佔42%，台灣的外匯存底來自對大陸的出口。若把這些「中國因素」都反掉，台灣

的經濟民生會衰退到什麼地步？大量失業人口誰負責？試問，民進黨玩得起嗎？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